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及再分类

韩 玉 国

提要 本文从形容词的句法成分功能角度出发,对 2809 个形容词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考察,内容包括能否受“很”修饰及充当定语、谓语、状语、补语的情形。在此基础上尝试将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唯谓形容词、非谓形容词、复杂形容词、情状形容词五大类,其中性质形容词又分为三个等级,而复杂形容词则包括文言词及状态形容词两个次类。最后对一、二级性质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差异进行了简要描述。

关键词 形容词;句法成分功能;分类

一 引言

形容词作为汉语中一个重要的实词类,其内部分类问题比较复杂。朱德熙(1956)把形容词分为简单式和复杂式,后又根据短语组合功能划分了“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并将“区别词”划出形容词范围单列一类(朱德熙 1982)。吕叔湘(1994)则根据句法功能标准将形容词分为“一般形容词”、“非谓形容词”。胡明扬(1991)根据形容词的句法成分功能析出“非定形容词”。目前的情况是,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非谓形容词这三大块已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除这三类之外是否还可再立他类,或大类之下还有什么样的次类,具有什么样的句法功能,这些问题虽已有许多人探讨,但至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对形容词做细致的分类,无疑会使我们加深对形容词的认识,更有利于句法分析,同时也可以为汉语教学及中文信息处理提供重要参考,因而是很有价值的。

形容词的分类可以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保持形容词自身的同一性,从形容词原形出发考察其功用,确定类别;二是从形态变化、用法出发,保持功能的一致性,比如形容词简单式如果带上“的”就属于不同次类,若前加程度副词后加“的”修饰名词就算复杂式了,这样,同一个词就归属不同的类别,这样的分类从形容词的最终形态入手,难免破坏同一性。

形容词分类不同一的原因在于分类标准不同一,并导致各类在句法成分功能上交叉,不能很好地为句法分析服务,而词类划分的意义正在于建立其与句法分析之间的联系。胡明扬(1996)认为:“词类是在组合关系中根据组合特征类聚而成的聚合类,而组合关系正是由不同聚合类的线性序列来体现的”。为此,我们试图在保持形容词同一性的前提下对形容词的句法成分功能作一个细致的梳理,进而找出体现共同组合特征的聚合类。

二 概述

本文共考察形容词(按义项分)2809 个,主要来源于《现代汉语词典》、《形容词用法词典》、

《实用汉语形容词词典》。本文考察项目主要为形容词的常规句法成分功能: 1. 能否受程度副词“很”修饰。2. 作定语的情况, 包括能否作定语, 能否直接作定语, 是否必须带“的”才能作定语, 是否必须前加“很”后加“的”才能作定语。3. 作谓语的情况, 包括是否能直接作谓语, 是否能直接作主谓谓语句中的谓语。4. 作状语的情况。5. 作补语的情况。

考察方法上我们坚持以下几点: 1. 尽量选取典型用例, 并注意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自由程度, 是自由搭配、限制性搭配还是固定组合。2. 各成分在最小简单句、短语中确认, 排除嵌套式复杂短语中的用例以排除干扰。如:“胖”作定语时, 选取“胖人”、“胖孩儿”、“很胖的人”, 并以此确定“胖”可直接作定语, 也可前加“很”后加“的”作定语。不以类似“胖得像猪似的男人”这一类复杂短语来确认“胖”可以带“的”作定语。3. 对形容词作谓语的考察强调在完整句中进行, 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其“谓语功能”情况。4. 如在某考察项目中有争议, 以《现代汉语词典》、《形容词用法词典》、《实用汉语形容词词典》中的例句为准。

三 对性质形容词的考察

一般认为性质形容词可以受“很”修饰, 可以直接或带“的”作定语, 可以作谓语。我们首先以能否受“很”修饰为标准进行考察。

3.1 不能受“很”修饰的形容词

在现有的性质形容词中, 不能被“很”修饰的性质形容词有 168 个, 占总数 6.9%, 这些词可分为以下几类:

(1) 文言动宾式: 满腔、滔天、无限、无效、逼人、入魔、满目、漫天、多端、投机、参天

(2) 文言状中式: 高耸、高昂、不等、不懈、不朽、不一、不凡、不屈

(3) 文言连绵词: 苍翠、苍茫、缤纷、蒙昧、卓绝、连绵、参差、料峭、磅礴、嵯峨、淋漓、嶙峋、凛然、滂沱、澎湃、婆娑、凄然、惺忪、依稀、昂扬、斑驳、踉跄、盎然、淅沥、绰约、飒爽、葱茏、纷纭、矍铄、铿锵、迢迢、峥嵘、蓬勃、卓越、博大、芬芳、缤纷

(4) 内含程度的: 大好、极大、全新、十足、严寒、粉碎、巨大、广大(人数众多)、众多

(5) 绝对性质形容词: 错(不正确)、阴、晴、温、一样、一致、多(数目上超出)、对头、枯、熟(食物加热到可食用的程度)、相同、坏(受到破坏的, 变质的, 有故障的)

(6) 兼类词: 优良、上乘、并列、平行、完全、对称、统一、和平、重大

这些词的总体特征是: 不受“很”修饰, 可直接或带“的”作定语, 能直接作谓语(即无须程度副词, 以原形出现在谓语位置上)。

首先说明兼类词。这类词可直接作定语和谓语, 但它们又能用“非”来否定。吕叔湘、饶长溶(1981)曾提出非谓形容词的几个特点, 其中之一是“否定用非不用不”, 所以这些词作为兼类应放在非谓形容词中。

文言动宾式、文言状中式中有个别词如“无效”、“投机”、“不凡”等并不是文言词, 但构造、功能与文言词相同, 可以看作是文言句法类化的结果。这两类与文言连绵式共同组成文言形容词, 它们无论作定语还是作谓语, 与名词的搭配都非常受限, 甚至是固定的。由于不受“很”修饰, 并且从语义上看, 它们并不表示“性质”, 因此不宜放在性质形容词中。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引述了龙果夫的“绝对性质形容词”概念, 是指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性质形容词, 如“圆”、“对”、“空”。但赵元任先生同时也指出:“从逻辑上讲, 可以这样分”, “但一般说话不是这样截然分开的, 人们说‘很圆’、‘最新’、‘你真对’”。本文同意这

种说法。但从考察结果看,绝对性质形容词确实存在,同时我们也发现,内含程度的性质形容词由于本身已含有程度成分,因此不受程度副词修饰,语义上又确表性质,因此,可以看作绝对性质形容词中的一个小类。

通过以上整合、分析,我们认为原有性质形容词中存在不受程度副词修饰的绝对性质形容词,而文言形容词、非谓形容词的兼类应从性质形容词中剔除出去。

3.2 可受“很”修饰的性质形容词

在可受“很”修饰的性质形容词中,我们以作定语情形为标准进行再考察,析出四类:能直接作定语的(共796个,占形容词总数的28.3%,其中单音节的187个,占该类的23.5%)、必须加“的”作定语的(1286个,占形容词总数的45.8%,均为双音节形容词)、必须加“很……的”作定语的(67个,占总数的2.4%,其中单音节43个,占该类的64%)以及不作定语的(103个,占总数的3.7%)。下面,我们将对后两类进行详细说明。

3.2.1 必须加“很……的”作定语的性质形容词

这类形容词如“板、背、凑巧、浮、静、抠、卖座、匹配、艳、耳生、鼓、滑(光滑、滑溜)、慌、浓(程度深)、轻(用力不猛)、松(松散)、贵、光、少、晚、快活、专制、古板”等。对这一类形容词,朱德熙(1956)有过这样的论述:“虽然表示一种性质,但在汉语里我们不把这种性质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这一类形容词不能充任限制性修饰语,……只能转化为乙类(形容词的复杂式)成分后充任描写性修饰语”。根据我们的观察,“很”在这里只起凑足音节的作用,正如一般的形容词谓语句也要加“很”一样,在语义上是一个羡余成分。

朱德熙(1956)认为单音形容词与单音名词的组合“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凝固趋势的结构”,吕叔湘(1965)也认为这种组合是“熟语性的”、“凝固性的”。我们发现,必须加“很……的”作定语的形容词与名词都是一种临时的搭配,而临时搭配当然拒绝这种“熟语性”、“凝固性”。由“闹”构成的“闹市”指“喧闹的市井”,已复合词化了,但除此之外,“闹”还可以有较为广泛的搭配,如“车站”、“商店”、“市场”、“公园”、“地方”等等。当它处于定语位置时,如果不带“很”,就含有一种强烈的对比性,句子似乎还没说完,如“我喜欢静的地方,不喜欢闹的地方”。加上“很”以后就取消了这种“对比性”,增强了“描写性”,进而达到完句的目的。形容词作谓语就是描写性的,而形容词作谓语必加“很”,这似乎能说明为什么加了“很”描写性就增强了。

3.2.2 不能作定语的性质形容词

如“碎(说话唠叨)、吃香、广、过瘾、好受、昏、久、滥、累赘、齐心、起劲”等103个,占形容词总数的3.7%。

这些词与以往“性质形容词”的句法功能迥异,但由于有的可前加比较成分或前加“很”作谓语或用于“得”后作补语,所以仍归为性质形容词。唯谓形容词从名称上看是不能作定语,只能作谓语的一类词,它们后面不能加“着”、“了”、“过”,前面不能加助动词,不能重叠,这些特点都明显不同于动词,但又不像一般的形容词那样可以作定语。吕叔湘(1979)曾说,这类形容词“怎样区别于表示状态的不及物动词又是个问题”,所给的例词是“难”、“容易”、“多”、“少”、“对”、“错”。实际上后两个是绝对性质形容词,不用于比较,其他的几个很明显可用于比较,所以我们仍把它归在形容词类中,称为唯谓形容词。

3.2.3 可直接作状语的性质形容词

一部分性质形容词既能作定语又能作谓语并且还能直接作状语,在语义上不表示性质,而表示数量、时间、处所、频度、范围、方式、情状等,如“安全、安心、不便、不幸、残酷、仓促、仓皇、

草率、猖狂、沉着”等。

胡明扬(1991)对这类词作了详尽的分析,并得出结论:“品质形容词在修饰动词时意义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要从表示品质转变为表示情状或方式”。我们可以将其处理为与副词的兼类,但如果单独立类,就不必一一标注,也便于信息处理参考,可称为情状形容词。

四 对状态形容词的考察

朱德熙先生《语法讲义》中的状态形容词包括:1.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2.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式;3.“雪白”、“冰凉”等一类形容词;4.带后缀的形容词,如“黑乎乎”、“脏里呱唧”等;5.“f+形容词+的”形式的合成词(f代表“很、挺”一类的程度副词)。本文所考察的状态形容词只包括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一部分、“雪白”类、带后缀的形容词这三类。因为重叠是性质形容词的一种用法,一种“生动形式”,而“f+形容词+的”根本不是词,而是词组或短语。我们只对形容词原形进行考察,不再以其重叠式和“f+形容词+的”作为考察对象。

4.1“形容词+词缀”类,如“白茫茫、沉甸甸、绿油油、赤裸裸、喘吁吁、光秃秃、黑沉沉”等。该类的句法功能特征是:不受程度副词修饰;必须加“的”才能作定语和谓语;不能直接作状语。

4.2“形容词重叠”类,均为AABB式,如“形形色色、羞羞答答、斑斑点点、病病歪歪”等。其句法功能特点与“形容词+词缀”式状态形容词相同。这一类均为AABB式,没有AB式原形,必须加“地”才能作状语。有AB式原形的“干干净净”类一般可以直接作状语,如“干干净净过个年、高高兴兴吃顿饭、匆匆忙忙跑来了”,等等。

4.3“状语+形容词”类,如“碧绿、冰凉、飞快、金黄、通红、铁青、漆黑、矮胖、白胖、干冷、干瘦”等。其中后面四个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状中式,而是联合式复合词,其用法、重叠方式与其他状中式相同,可归为一类。这一类中有很多表示颜色的词,它们与非谓形容词中的颜色词都不能被“很”修饰,不同之处是这一类中的修饰成分含有比喻义,表示程度,可按ABAB式重叠,可直接作主谓谓语句中的小谓语,如“他脸色惨白、今年夏天天气酷热”,等。而双音节非谓颜色词则没有ABAB重叠式: *灰白灰白、*草绿草绿、*嫣红嫣红。作为非谓形容词,它们也不出现在谓语位置。

该类词的句法功能是:可进行ABAB式重叠;不受程度副词修饰;除“笔直”、“飞快”等外,大部分不作状语;必须加“的”才能作定语;重叠式加“的”可以作谓语,原形可以在主谓谓语句中作小谓语,如“他身材笔直、今年夏天天气酷热、他脸色铁青”,等等。

4.4“滔滔”类

除以上三类外,还有这样一类状态形容词,如“斑斑、蒙蒙、堂堂、皑皑、勃勃、重重、匆匆、纷纷、潺潺”。这类形容词不受程度副词修饰,都可以直接作定语,一般都能直接作谓语。有些表“动态”意义的,还可以直接作状语,如“滔滔、淙淙、巍巍、滚滚、飒飒、团团、熊熊、纷纷、袅袅”等。这些词不是简单形容词的重叠,而是一种固定的文言形式。我们在对性质形容词的考察中也析出一部分文言形容词,应将它们合并。

前文已经说过,文言形容词在句法功能上与其他状态形容词迥异,与性质形容词更为接近,但由于表示状态,所以在分类上仍归为状态形容词,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类。

五 对非谓形容词的考察

“非谓形容词”这个名称是吕叔湘、饶长溶(1981)在《试论非谓形容词》中提出的,并将其作

为形容词中的一个次类。而朱德熙(1982)则主张将其独立出来,称为“区别词”,是体词性的。关于立类问题,吕叔湘、饶长溶(1981)认为:“一个办法是另立一个词类,这样的词不仅大量存在,而且是不断产生,其增殖率仅次于名词,让它们单独成为一个类也还是值得的。它们表示的是事物的性质,可以管它们叫属性词,另一个办法是,不另立一个词类。如果要把它们暂时安排在一个现成的词类里,那么把它们放在形容词里边比较合适,一般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为了跟一般形容词有所区别,可以称为非谓形容词”。“非谓”这个名称是从句法功能特点出发的,所以,我们采用这一称谓。

吕叔湘、饶长溶(1981)提出非谓形容词的几个特点:一是都可以直接修饰名词,二是绝大多数可以加“的”修饰名词,三是大多数可以加“的”用在“是”字后面,四是不能充当一般性的主语和宾语,五是不能作谓语,六是不能在前面加“很”,七是否定用非不用不。从我们的考察结果来看,绝大部分非谓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有少量的非谓形容词并不能直接作定语,而是要加“的”后才能修饰名词。

5.1 可以直接修饰名词的非谓形容词,如“单、合格、洋、次要、双重、同等、白胖、初步、初级、老式、微型、袖珍”等。

5.2 只能直接作定语的非谓形容词

在能直接作定语的非谓形容词中,有一些是不能加“的”而只能直接作定语的,如“通、废、明白(聪明、懂道理)、低能、首、重型、尊、同、简、良、凹、足、正(基本的、主要的)、原、珍、异、新、先行、私、首席、男、女、明、后、负”等。

朱德熙(1982)称非谓形容词为“粘着词”,其实,也只有这部分只能作定语的才体现了这种粘着性。吕叔湘、饶长溶(1981)则认为:“非谓形容词修饰名词,一般是可以带 de,也可以不带 de。可是也有不少是必不带 de 的,……也有少数非谓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时候差不多必须带 de”。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有些非谓形容词只能直接作定语,那么它们究竟是词还是构词成分呢?“粘着性”并不表明一定是非词,从修饰关系上看,它们与名词的组合是比较灵活的。如“首席”、“上述”、“重型”等,我们可以说“首席代表”、“首席辩手”、“首席法官”、“上述条件”、“上述描写”、“上述观点”、“重型机械”、“重型机枪”等等。如果认为这类非谓形容词是构词成分,那么复合名词的数量将要激增,这对句法分析是十分不利的。

5.3 不直接作定语的非谓形容词

这类词有“真正、永恒、原来、偌大、万恶、彻头彻尾、天大、莫须有、所谓、莫大、天生、亲爱、无上、无畏、非凡、永恒、空前、忘我、欢喜、吉庆、斑白”等。

上述非谓形容词必须加“的”才能作定语。

六 形容词的再分类

6.1 形容词句法成分功能分类

根据以上考察分析,建议将形容词按句法成分功能分为以下五类。

(1)性质形容词。根据能否直接作定语将性质形容词分为三级:

一级性质形容词:能直接作定语,可作谓语。

二级性质形容词:必须加“的”后才能作定语,可作谓语。

三级性质形容词:必须前加“很”后加“的”才能作定语的。

一、二、三级性质形容词的区分首先有利于中文信息处理,它们之间特别是一、二级性质形

容词之间的差异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2)唯谓形容词。只能作谓语,即使前加程度副词也不能作定语。这类形容词赵元任(1979)称为“表述性形容词”,认为“有少数形容词只能或主要作谓语”,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这类形容词的数量并不在少数。

(3)复杂形容词。包括两部分,一是文言词,二是原状态形容词。文言词可以单独立类,也可以与现成的其他类归并,之所以将文言词与状态形容词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不能受“很”修饰,并且文言词中的“滔滔”类确表状态。朱德熙(1956)称为“形容词的复杂形式”,赵元任(1979)称为“复杂形容词”,显然是从这类词的形态结构入手,我们借用这一现成称谓,将文言词及状态形容词归并在一起。

(4)非谓形容词。

(5)情状形容词。一部分性质形容词既能作定语又能作谓语并且还能直接作状语,在语义上不表示性质,而表示数量、时间、处所、频度、范围、方式、情状等。可以处理为与副词的兼类,但由于它们在语义上不表示“性质”,放在性质形容词中似嫌牵强,故也可以单独立类,我们称为情状形容词。

各类形容词的数量及占总数的百分比见表 1。

表 1 各类形容词统计

	一级性质 形容词	二级性质 形容词	三级性质 形容词	复杂 形容词	非谓 形容词	唯谓 形容词	情状 形容词
数量	796	1286	67	224	308	103	213
占总数的 百分比	28.3%	45.8%	2.4%	8.0%	11.0%	3.7%	7.6%

除以上形容词外,还有不能受“很”修饰的绝对性质形容词与兼类词 20 余个。

6.2 一、二、三级性质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差异

“形名”与“形的名”是两种不同结构。在对形容词句法功能进行考察时有的严格按照“形名”结构限制定语,如胡明扬(1991),有的则采用了“形的名”结构,如杨宽仁(1985)。吕叔湘(1965)认为加“的”与不加“的”“有时候好像很随便”。张敏(1998)从认知的角度对“形名”、“形的名”结构进行了解释说明。

从表面上看,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只分布于一、三级性质形容词中,三级性质形容词口语色彩最浓,二级次之,而二级性质形容词均为双音节,且书面语色彩最为浓厚。因而,我们不妨把“的”看作是强描写性的标记。从句法功能上看,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异,本文对两种结构作状语、谓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6.2.1 作状语的情况

一级性质形容词中可作状语的 269 个,占该类的 33.8%,其中可直接作状语的 75 个,占可作状语的一级性质形容词的 27.9%。

二级性质形容词中可作状语的 576 个,占该类的 44.8%,其中,可直接作状语的 67 个,占可状二级性质形容词的 11.6%。

可见,二级性质形容词比一级性质形容词更适合作状语,换言之,是因为其描写性更强,更具“情状”意义。一级性质形容词中可直接作状语的较多,进一步说明了其“粘着性”较强。

6.2.2 作谓语的情况

6.2.2.1 不需程度副词,能直接作谓语的形容词

(1)“滔滔”类形容词:皑皑、勃勃、忡忡、重重、匆匆、纷纷、潺潺、袅袅、沉沉、懂懂、滔滔、淙淙、巍巍、悠悠、习习、熊熊、徐徐、炎炎、霏霏、滚滚、朗朗、喃喃、炯炯、累累、寥寥、粼粼、漫漫、莽莽、茫茫、飒飒、闪闪、腾腾。

(2)“雪白”类状态形容词:死硬、金黄、通明、稀烂、火红、铮亮、花白、溜光(很光滑)、溜光(一点不剩)、精光(一无所有,一点不剩)、精光(光洁)、粉碎。

(3)文言连绵式:缤纷、料峭、凛冽、漫漶、参天、鼎盛、磅礴、刺骨、嵯峨、依稀、纷纭、滂沱、婆娑、连绵、不朽。

(4)文言动宾式:漫天、滔天、在理、无穷、无限、无效。

以上为复杂形容词,共65个,占复杂形容词的29%。

(5)一级性质形容词:一致、大好、极大、同样、不规则、不少。(6个,占一级性质形容词的0.8%)

(6)二级性质形容词:惨重、苍翠、苍劲、苍莽、苍茫、嘈杂、合法、昏暗、昏黄、火暴、皎洁、紧急、急迫、太平、狭长、繁多、方便(适宜)、等同、平等、齐备、齐全、光明(明亮)、好(优点多,使人满意)、好听(悦耳)、深沉、一样、不当、不妙。(28个,占二级性质形容词的2.2%)

6.2.2.2 可直接作主谓句中谓语的形容词

(1)“雪白”类:斑斑、冰冷、冰凉、惨白、滚圆、酱紫、焦黑、焦黄、金黄、煞白、花白、墨黑、通红、枯黄、酷热、蜡黄、黝黑、雪白、闷热、溜光(很光滑)、溜光(一点不剩)、铁青、响晴、赤红、嫩绿。

(2)“滔滔”类:匆匆、滚滚、炯炯、脉脉、袅袅、堂堂。

(3)文言:高耸、铿锵、澎湃、婆娑、滔天、多端、峥嵘、迢迢、绰约、参差、旖旎、满腔、踉跄、淋漓、嶙峋、凛然。

以上为复杂形容词,共47个,占该类的21%。

(4)一级性质形容词:矮小、惨、葱绿、肮脏(脏,不干净)、反常、高尚、规范、简单、精美、精密等共65个,占一级性质形容词的8.2%。

(5)二级性质形容词:极大、十足、巨大、枯瘦、暗淡、昂贵、昂扬、傲慢、昂然、懊丧等共607个,占该类的47.2%。

表2 一、二级性质形容词及复杂形容词作谓语的情况

	一级性质形容词	二级性质形容词	复杂形容词
直接作谓语	0.8%	2.2%	28%
直接作主谓谓语句小谓语	8.2%	47.2%	21%

从作谓语的角度看,显然二级性质形容词要强于一级性质形容词。其实这正是描写性较强使然。可以直接作小句谓语的形容词也比较多,它们不能单独充当谓语,却可以单独充当主谓谓语句中的小谓语,可见,主谓谓语句格式本身具有完句因素,是“很adj.”之后的另一种主要的完句方式。

沈家煊(1997)根据定语标记模式、谓语标记模式,将双音节性质形容词B(指“畅通”、“昂贵”、“大方”、“单纯”等作谓语不加标记“很”,作定语时要加标记“的”的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乙(指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如“小小儿”,和单音节形容词加后附成分的合成式如“红通通”。它们作谓语要加“的”)归在一起。根据本文考察,从可谓性方面看双音节的二级性质形容词直

接作谓语、作主谓谓语句中的小谓语及直接在“得”后作补语的功能强于一级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更为靠近,它们的可谓性比较强。从这个角度看,把二级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归为一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谓“粘性”可以理解为“可定性”,即形容词充当定语能力的强弱。能够直接作定语的形容词,可定性最强。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形容词在充当句法成分时,确实有两极存在:一极是强定语性,另一极是强谓语性。而形容词的句法功能类,就是在这两极间游移的的相邻个体的集合。

参考文献

安汝磐 1990 《实用汉语形容词词典》,中国标准出版社。
胡明扬 1991 北京话形容词的再分类,载《语言学论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胡明扬 1996 《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载《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吕叔湘 1965 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中国语文》第 6 期。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饶长溶 1981 试论非谓形容词,《中国语文》第 2 期。
吕叔湘 1984 试论非谓形容词,载《吕叔湘文集》,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 1994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 1997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中国语文》第 4 期。
杨宽仁 1985 论非定形容词,《语言研究》第 2 期。
张 敏 1998 《认知语法与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郑怀德、孟庆海 1991 《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 1 期。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The Subdivision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Adjective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comparatively comprehensive and meticulous investigation of 2809 adjectives in terms of their syntactic component function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se adjectives in terms of whether they can be modified by “很” and whether they can serve as modifier, predicate, adverbial modifier and complement. Based on this, we try to subdivide adjectives into five categories: quality adjective, only-predicate adjective, non-predicate adjective, complex adjective and adverbial adjective. Quality adjectives ar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three levels, and complex adjectives include classical adjectives and state adjectives. At last, we mak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syntactic funct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class of quality adjectives.

Key words adjective; syntactic component function; subdivision

(韩玉国 100083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研究生处)
(责任编辑 赵日新)